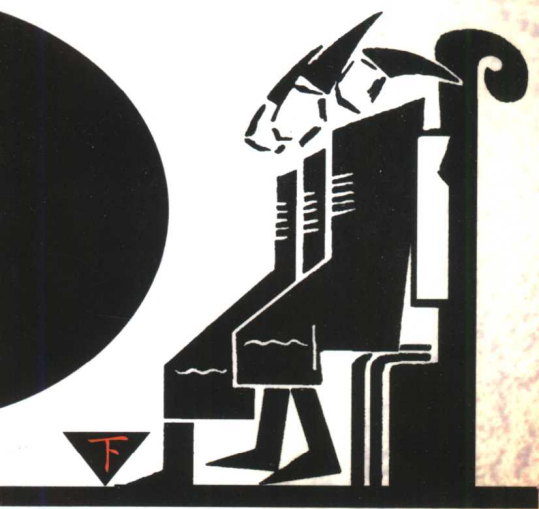


裘 沙 王 伟 君 插 图



鲁迅

杂文精编

鲁迅杂文精编

金隐铭选编

裘沙 王伟君插图



下

漓江出版社

鲁迅杂文精编

(上、下卷)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柳州市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34.625 插页 16 字数 808 千字

1998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4 次印刷

印 数: 24 001—28 000 册

ISBN 7—5407—2245—2/I·1386

上、下卷全二册 定价: 平 48.00 元
精 5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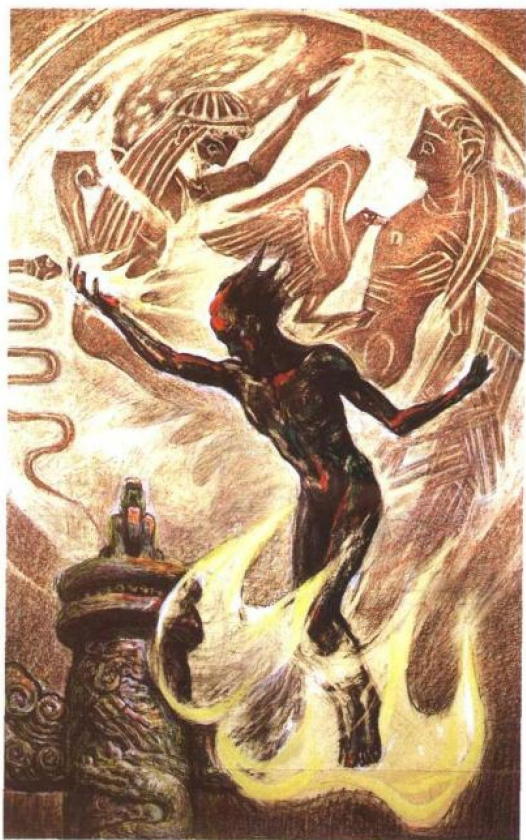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魯迅雜文

插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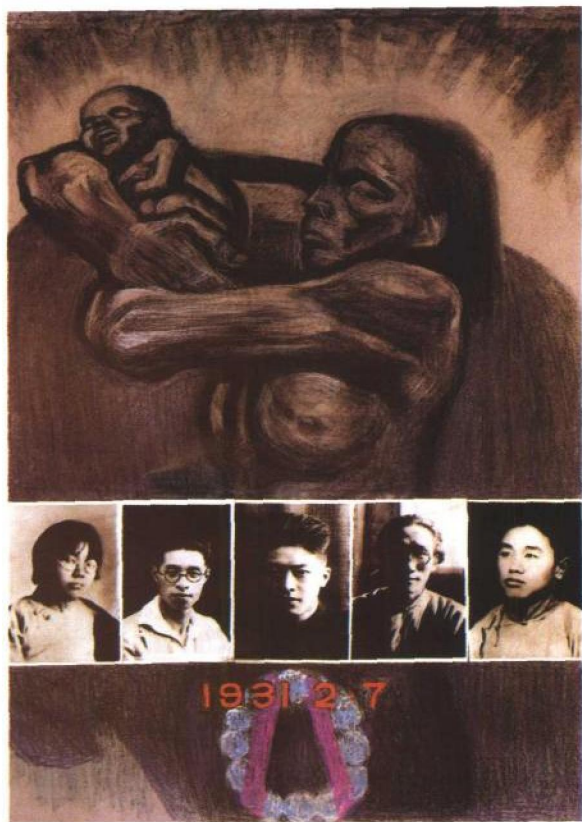
寒芒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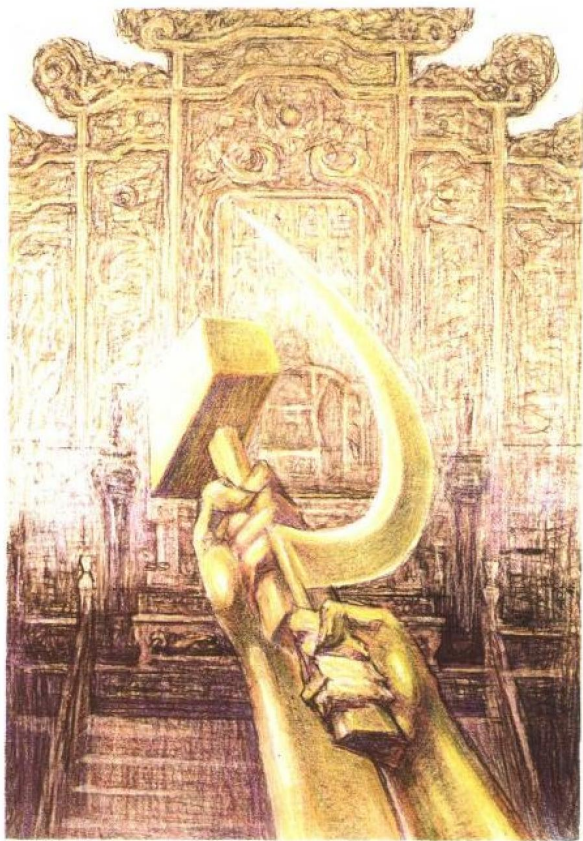
人往往以神话中的 Prometheus 比革命者。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，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。然而，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。

《二心集·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1930.1.2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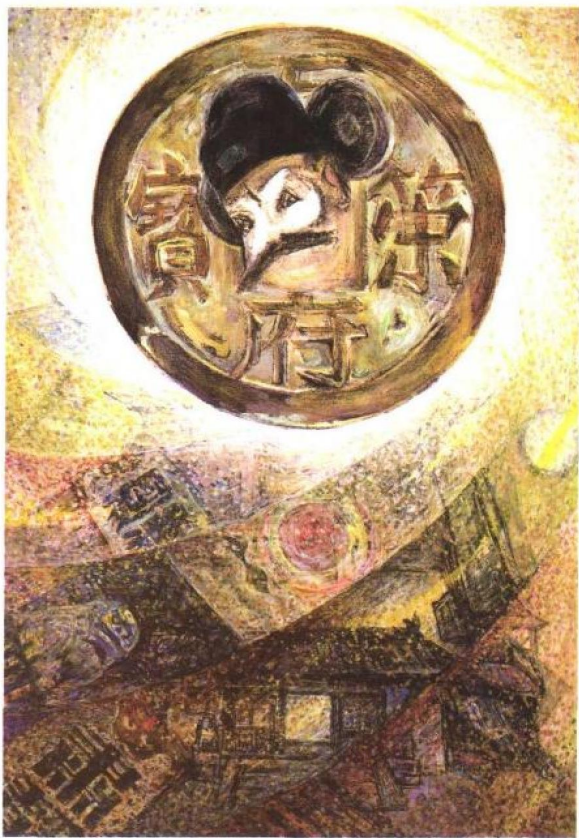
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，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，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。

《二心集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》1931.4.25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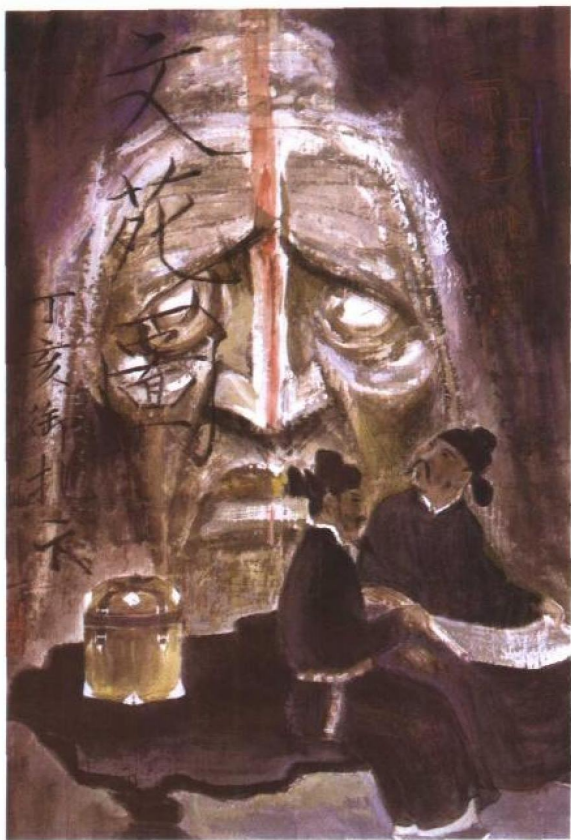
去推的时候，好像这椅子很可恨，一夺到手，就又觉得是宝贝了，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“旧的”一气。奴才做了主人，是决不肯废去“老爷”的称呼的。

《二心集·上海文艺之一瞥》1931.7.2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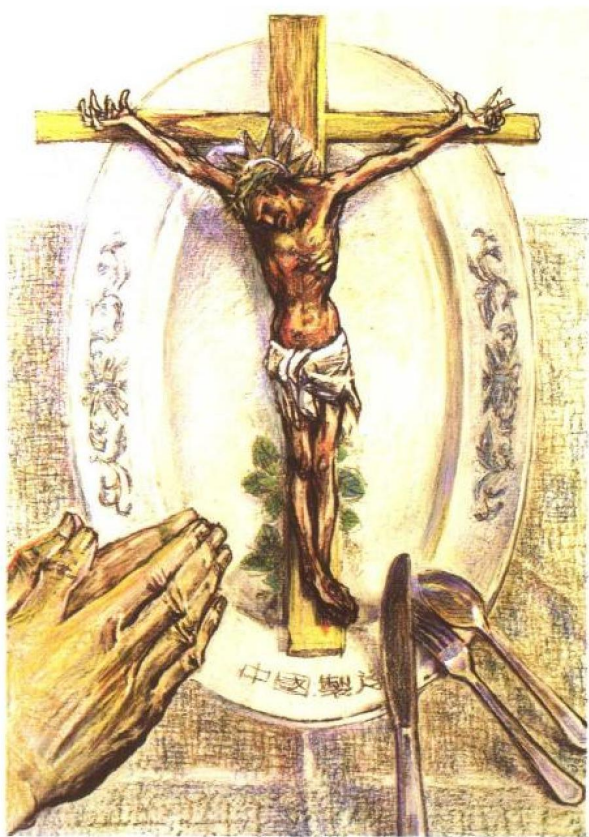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大小统治者，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，可以肥己时就肥己，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，可以称尊处就称尊。以沙皇治小民，于是全中国就成为“一盘散沙”了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沙》1933.7.1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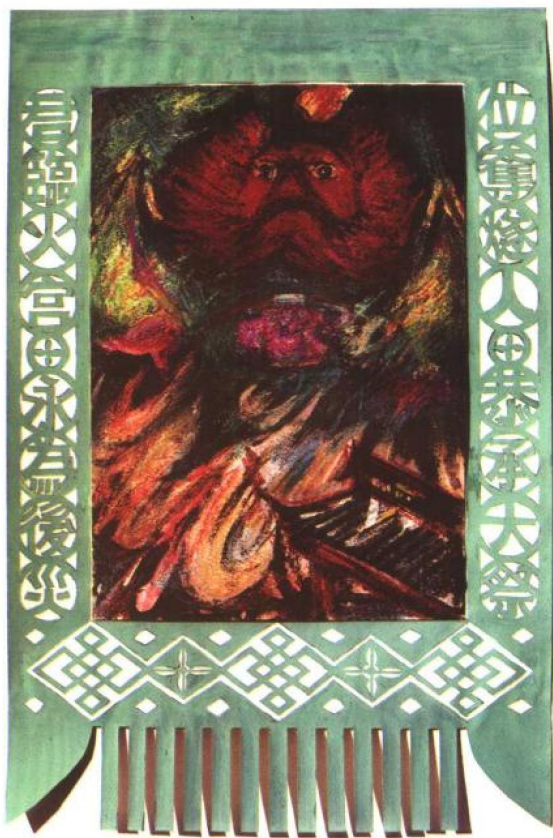
帮闲，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，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，那自然也就是帮凶。但他的帮法，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，也没有血腥气的。

《准风月谈·帮闲法发隐》1933.8.28



耶稣教传入中国，教徒自以为信教，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“吃教”的。这两个字，真是提出了教徒的“精神”，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，也可以移用于许多“吃革命饭”的老英雄。

《准风月谈·吃教》1933.9.27



关于中国的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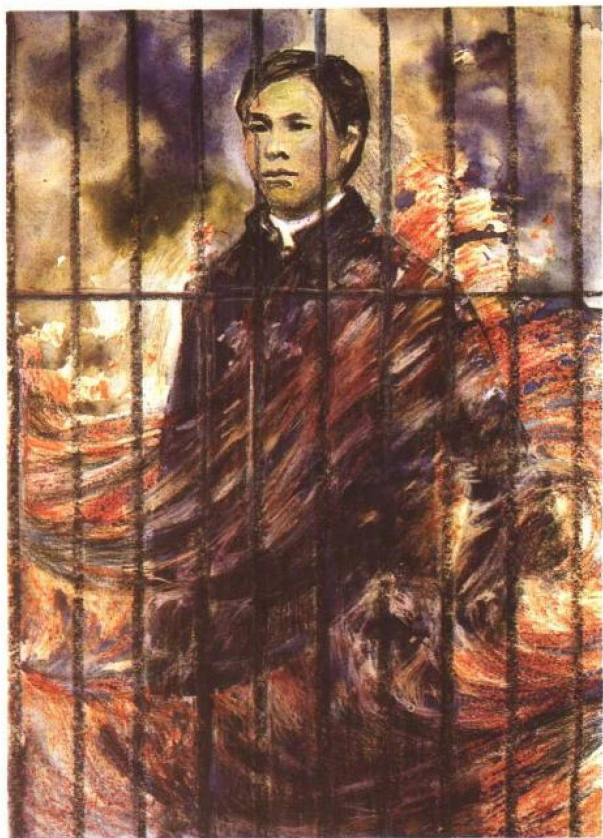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也有火神的。但那可不是燧人氏，而是随意放火的莫明其妙的东西。倘有火灾，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，都要祭火神，以表感谢之意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》1934. 1. 3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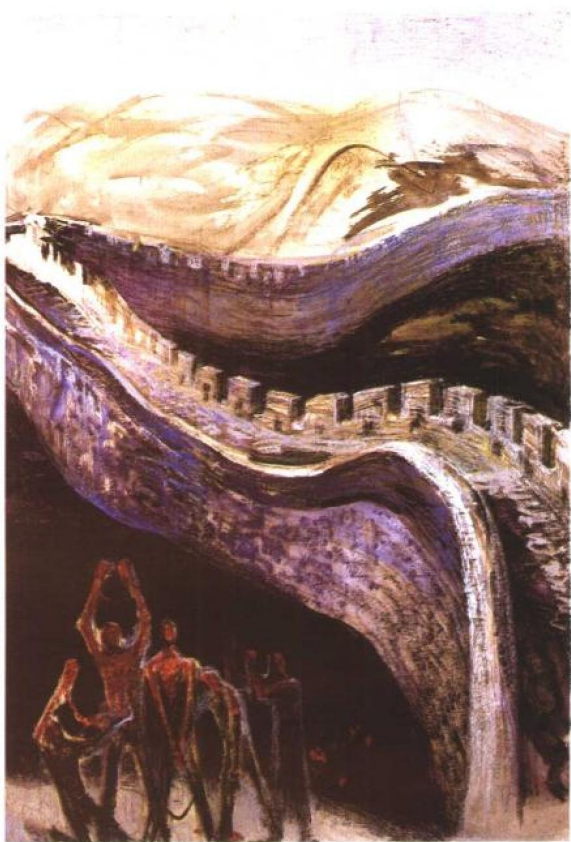
在中国，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。人民之所讴歌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，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》1934.1.3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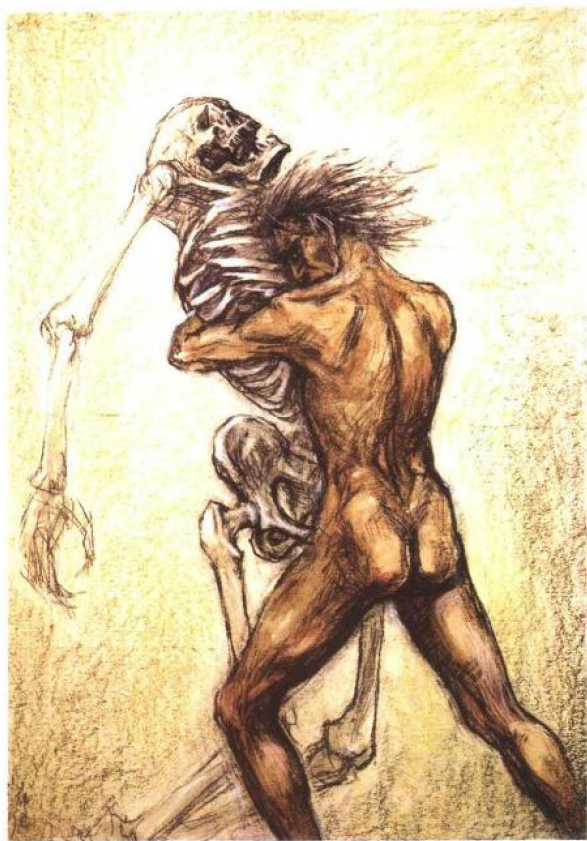
清朝末年，和法国打了败仗，于是派留学生到西洋……于是学生们年年大闹了。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的，是除了大造监狱之外，什么也没有了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》1934. 1. 3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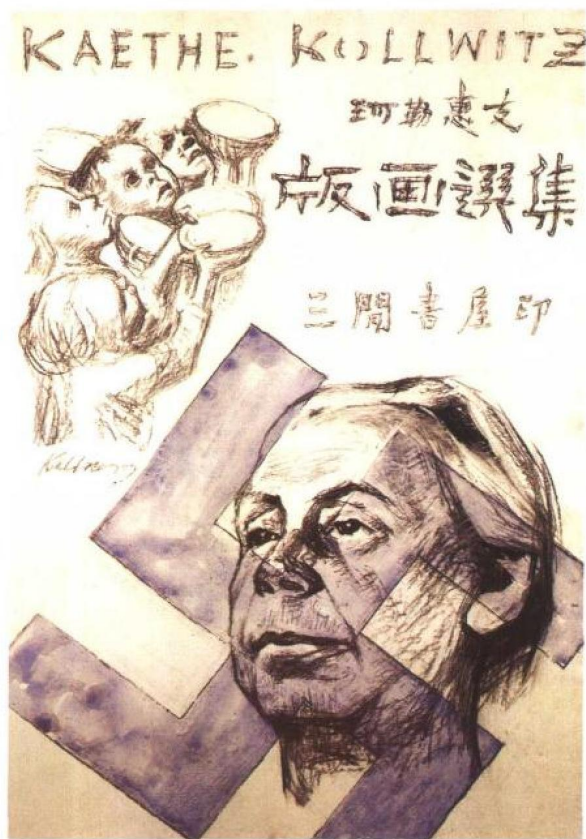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拚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，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》1934.9.25



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，热烈地攻击着所非，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，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——恰如赫尔库来斯 (Hercules) 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 (Antaeus) 一样，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再论“文人相轻”》1935.5.5



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集到得上海，勤恳的介绍者却早已睡在土里了。作者虽然现在也只能守着沉默，但她的作品，却更多的在远东的天下出现了。是的，为人类的艺术，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。

《且介亭杂文末编·写于深夜里》1936.4.7



向来没有印过的字典

这国度，倘要明白真情，必须查考向来没有印过的字典。这里面很有新奇的解释，例如：“官”字下注云：“大官的亲戚朋友和奴才”；“革命”条下注云：“放大水入田地里，用飞机载炸弹向‘匪贼’头上掷之也。”

《且介亭杂文末编·写于深夜里》1936.4.7